

狄仁杰智破天门血案

一提起包拯、宋慈等古代有名的官员，可能是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。尤其是包拯，包青天刚正不阿，严于执法，他的故事从古代流传至今，可以说是妇孺皆知。还有宋慈，一部“大宋提刑官”使得这位刑狱勘查高手的名字以及他那部刑狱勘查专著——《洗冤集录》蜚声中外。但要提起唐朝的名臣狄仁杰，知道的人可能就没这么多了。狄仁杰是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主要的大臣，为唐朝早期的繁荣、稳定做出过很大的贡献，而且他是一个长寿之人，活到九十三岁才去世，被武则天称之为国老。在他漫长的人生岁月里，他不仅仅是在政治、军事等方面表现出了自己卓越的才华，就是在刑事破案方面也屡建功勋。可以说



他在刑事破案方面的才华是不亚于包拯、宋慈等名臣的，本故事就是记载了他早期在大理寺任职时所破的一个奇案。

事情还得从狄仁杰到大理寺任职说起。当时的狄仁杰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官员，而且是一个喜欢实干的官员。他当初来到大理寺，就是一心想破几个大案，一方面可以上报国家下安黎民，另一方面可以展现自己的才华。可是到大理寺一年多也没碰上什么大案、要案，自己正想向上司提出调到外地担任地方官以便能干点实事，恰在此时，河南淇县出了一个

2



夜之间全部离奇死亡。案件出来以后，举国震动，就连皇帝也知道了此事，下旨地方官在规定的期限内破案。这不，离限定破案的期限还有三天，地方官才将破案的卷宗报了上来。刑部因为这是一个大案，所以也要求大理寺派官员一同来审查，大理寺卿

知道狄仁杰善于破案，故而派他同大理寺丞一同前往审查。狄仁杰听到这个消息，很是兴奋，连忙准备。准备妥当，同大理寺丞来到刑部。刑部官员见大理寺的官员来了，把案情介绍了一下，又让狄仁杰他们看了所有上报的案卷材料。看完材料后，刑部官员叫大理寺发表意见，大理寺丞是刚上任的，对刑律与破案都不太清楚，于是他就叫狄仁杰谈谈看法。

狄仁杰推辞了一番开口说道：“这是非常棘手的案子，其一，一家十几口一夜之间全部离奇死亡，只有两个人幸存。经过检验，不是因为刀、枪等外伤原因而亡，而是中毒而亡，是什么毒药却未查验出来，只简单说砒霜，但从尸检结果来看，病人中毒的症状却与砒霜有些不同。其二，地方官员最后认定是叔嫂二人杀了全家，理由是邻居街坊反映叔嫂二人有奸情，故而杀了全家以便成就好事，但这种认定很勉强。首先从材料中看，之所以认定是叔嫂二人通奸，是因为邻居们说，这个小叔不愿娶亲却对嫂子很好，而那嫂子平时也对那小叔很好，但却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足以认定这叔嫂二人确实通奸。更何况小叔不娶，可能是有意中人而家中不同意，或他因为想考取功名后再娶，材料中不是说他刚二十出头吗，也是个秀才吗，所以这上面情况也是有可能存在的。至于嫂子关心未成家的小



叔子给他缝缝洗洗也是很正常的。其次，说他们为了成长久夫妻而毒杀全家，这种认定也是非常勉强，先不说二人品行如何，就是一般为非作歹之人，也会讲亲情的，一般也做不出杀害父母，杀害兄妹的事，除非他们二人是那种大奸大恶之人，而这点地方官员在材料中并没有提及，相反在材料中还提到邻居除了怀疑二人有奸情，还说起那嫂子平时挺贤惠的，孝敬公婆，善待妯娌呢。所以如果要认定二人有奸情我们还必须得详细地查证。”

4

众人听狄仁杰讲的很有道理，纷纷表示赞同。狄仁杰见此又接着说：“此外，也是至关重要的，是材料中对二人作案的过程的认定不是很清楚，有的地方还有矛盾之处，而且只有二人的口供，并无其它直接证据，特别是毒药，是什么毒药、在哪买的、什么时候买的等重要的事实均未查证落实，所以下官认为此案应当慎重对待，应当重新审理。不知各位意下如何？”

狄仁杰说完之后，刑部侍郎站出来说道：“狄大人分析的很有道理，但此案经圣上钦定限期破案的，现在限期已到，我们重审此案会不会耽误期限，我们不妨将此案上报圣上裁决。”众官员听完表示赞同。于是刑部将案情及刑部、大理寺的意见上报皇帝，最终皇帝决定采纳狄仁杰的意见并派他前去重审此案。



狄仁杰接到圣旨后连日准备，临行前向大理寺卿辞行。大理寺卿给他交待了破案的注意事项，还给他派了一文一武两名官员做他的助手，文的叫刘子元，武的叫张庆奎。

三人为了能早日赶到河南以便迅速查清案情，一路上饥餐渴饮，晓行夜宿，这一日终于来到了河南淇县。这淇县虽说只是一个小县城，但却也十分繁华，人来人往，好不热闹。三人进城后，这张庆奎就对狄仁杰说道：“狄大人，你看我们是不是找个人问一下县衙所在，我们也早好赶到县衙驿站休息一下，这一路实在是太辛苦了。”狄仁杰并没有立即作答，而是向前走了数步后慢慢说道：“不用忙，我们找一个客栈先住下，等过几天再去县衙不迟。”

5

那张庆奎一听，挠了挠后脑说：“狄大人这是为何，我们为什么不去县衙驿站住，而要花钱去住客栈。”狄仁杰听后，并不作答，只是边走边笑，旁边刘子元则一把拉住刘庆奎说：“你就不想想，我们现要查是一个很复杂的奇案，其中细节曲折，更何况我们是来复审此案的，如果我们贸然地去找县衙，这会惊动知县，这知县听说我们是来复审他审过的案子，肯定不乐意，这会不利于我们查案。”狄仁杰在旁听完，接着又说：“也不全是因为这个，主要这个案件事发突然，影响又大，案情又有许多不明之处，所



以我们要尽可能地不暴露身份，多在民间调查，这样才有可能把案中的重点查清楚，只有那样方可最终审清案件，抓住真正的凶手。”刘子元听完也忙道：“听见了吗，这就是狄大人办案的习惯，微服私访，重调查，重证据，以后多学着点。”

那张庆奎边听边点头。

6

这三人边说边走，拐过一条街来到一间不是很起眼的客店面前，停住脚步，刘子元上前问了问，“住这儿查案挺方便的，而且钱也不贵，也挺安静的，大人，我们就住这儿吧”。

“好的，就住这儿吧。”狄仁杰说完就走进了这家客店，等三人进了房间，店内伙计端来清水，三人清洗完毕，就叫伙计上酒菜。

狄仁杰拿起酒杯，看见伙计站在一旁，就对伙计说：“小哥，要你侍候我们，辛苦了，到这儿坐一会，喝上一杯，歇一歇。”那伙计一听，忙摆手推辞道：“多谢客官，但小的只是一个伙计，怎敢在客官面前坐下喝酒，要让老板知道会责怪的。”

“哦，你不要担心，我叫你坐，如果你老板责怪，我会替你担待的。”那伙计见此，就没有推辞，坐下来喝了一杯酒，狄仁杰等他喝完酒后，就问道：“小哥在这几年



了，对这里的人事都熟悉吧？”

“我在这已经3年了，这城里的事，没有不知道的，客官尽管问吧。”

“那好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是做买卖的，今天早上我们一进城就听说你们这儿刚出了一个惊天大案，有一个姓李的一家人在一夜之间全部死了，而且还死的不明不白，你也知道，我们做买卖的走南闯北，见过的也不少，但这门惨案还是头一回听说，你能否跟我们说说啊？”

“客官问的是这档子事，那算你问对人了，你知道吗，那出事的李员外平素与老板不错，隔三差五地常上我们这儿来与老板喝酒聊天，说起来这李员外也是一个好人，平时里也没少帮我们这些伙计，只可惜不知道怎么会这样，一夜之间一家人就不明不白死掉了。真是老天没眼啊！”

“对了，我还听说这一家人好像是被毒死的，但是什么毒药又好像不清楚，可是这样？”那小伙计一听凑上前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不错！诸位，其实第一个发现李家家人死了的就是我，案发那天一大早，我们老板叫我去送点东西，我拿着东西来到李家，走到李家门口，刚想敲门，结果发现门是虚掩的，没锁，我推门进去一看没人，于是我就走进去，可我刚走到李家客厅门口，突然发现地上躺着一具尸体，而往里一看横七竖八躺着好几具尸体，那些死



人面部特别浮肿，我看见了吓得要死，赶快出门，到县衙报告，后来县衙就来人处理此事了，也不瞒你们说，那些人死得恐怖，我接连几夜都没睡好，净做恶梦。”

狄仁杰听完这些事陷入沉思，过了一会儿他又问这伙计：“哦，再问你，听说这一家人没有都死掉，还剩下一对叔嫂，而且我还听说，好像官府最后认定是这对叔嫂有奸情，为了做长久夫妻，所以就起歹心，毒杀了全家，官府说他们就是真凶，是这样吧？”

8

“哦，我听说官府是这样判的，可实话跟你说吧，说那叔嫂通奸毒害全家，我还真不信。我刚才说李员外跟我们老板很熟，他们家我也熟悉，他家有李员外夫妻二人，还有两个儿子，两个女儿，只有大儿子娶了亲。娶的就是城里头张秀才的女儿，也就是您说的那个嫂子，您可不了解这个大儿媳，人极其贤惠，自从嫁到李家，侍奉公婆，照顾丈夫，关爱小姑，就是对待下人和我们这些伙计那也是非常好的。可惜好景不长，没过两年，李家大公子就以张氏未有身孕为由，讨了个二房。哪知自从二房进门后，这大儿媳就没好日子过，首先丈夫讨厌自己，紧接公婆也禁不得这二房的哄骗也开始因为她没有身孕而嫌她，就是姑嫂之间也没有以前那么和睦了。也就只有那二叔是个读书识礼的秀才，对嫂嫂非常尊重敬爱，有时见大哥打骂大



嫂还出面拉一拉劝一劝。当然大嫂平日里也非常照顾这二叔，所以天长日久，那二房就经常在丈夫面前嚼舌根，使得她丈夫、公婆都有点相信了。特别是前几个月有人要给那二叔提亲，可二叔就不同意，再加上听了二房添油加醋，渐渐地，邻居也有些怀疑了。”

狄仁杰一听这忙问道：“那这叔嫂是否有奸情呢，可有人亲眼看见？他二人是因奸情而毒杀全家吗？”

“至于他们是否真的有好情，这倒没有什么人亲眼所见，而且就我推测，这二人都是知书达礼的，至多也就是互相关爱，至于奸情还谈不上，更不用说因为这个去毒杀全家，你是不知道，李家这个大嫂是一个非常心善的人，平常连杀鸡都不敢的，对下人和我们这些穷人更是没得话说，还有那二叔，那更是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。说他们两个毒杀全家，我还真不相信。”

9

“那他们是冤枉的？”

“这不好说，反正咱也不是官府，我也就是感觉他们不会那么做，当然也难说。”狄仁杰听完又让伙计喝了一杯酒，然后突然站起来，在屋中踱着步，那伙计见此就站起来说道：“客官，我今天讲的你们可别出去，讲出去要是被官府知道，搞不好我是要吃官司的，这些菜，你们慢用，我先出去了。”说完转身就离开了。



狄仁杰见伙计走了，也没说什么，又在那儿思考了一会。坐下来对旁边的刘、张二人说：“你们俩等会吃完了饭，分头去找李家周围的邻居打听打听，这李家的情况，尤其那伙计刚才说的情况是否属实，尤其是这对叔嫂，看看他们是否有奸情。”“好的大人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的。”

10

暂不说狄仁杰在客栈里如何思索案情，先说那刘、张二人出得客栈，打听好李家住所，开始找李家的邻居询问情况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没到下午，二人就把情况弄清楚了。二人返回客栈向狄仁杰汇报，推门进去时，见狄仁杰正坐在那儿沉思，就忙上前道：“大人，我们回来了。”狄仁杰见是刘、张二人回来，忙上前让二人坐下，等二人喝杯茶休息片刻后，狄仁杰开始询问他们调查的情况，只见那刘子元将茶杯放下，说道：“狄大人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按照吩咐到李家的左邻右舍调查，从邻居们反映的情况来看，那个伙计所说的情况属实，这李家虽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贵，但也是户殷实的人家，李员外夫妇生有二男二女，除老大娶了亲外，小儿子和两个女儿均没有成家，那老大娶的就是城里张秀才的女儿，说起来，这张氏非常贤惠，孝敬公婆，协助丈夫，关爱小叔和小姑，在周围邻居那儿也是口碑很好。本来一家子过得很融洽，可后来因为这张



氏结婚数年没有生育，于是丈夫公婆都有些对她不满意，后来这老夫妇还给大儿子娶个二房，这二房过门后，就如伙计所说的，极尽诋毁之能事，先是说张氏不会生育，后来见她关心小叔，而小叔有时还会为她打抱不平，就开始说她跟小叔的坏话，闹得公婆和丈夫都非常嫌弃这张氏。因此张氏在家中不仅没有什么地位，而且还受尽各种苦难，甚至她的丈夫烦心时就会打张氏，这时候那小叔子就会站起来帮张氏说说好话，而这又使得那个二房更有理由说张氏跟小叔有奸情，后来那个小叔李天良又不知什么原因，不愿意娶亲成家，所以弄得大家越来越有疑心，而那二房又添油加醋地私下里说，搞得邻居们也起疑心了。”

“哦，那这么说这叔嫂二人真的有奸情了，可有什么证据吗？”“那也不一定，据我们调查，说叔嫂二人有奸情主要是二房在那里说，然后大家就这么传开，要说证据吗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直接证据。” 11

“是这样啊，那我问你们，通过你们调查，这对叔嫂人品如何，有没有可能会有奸情毒杀全家呢。”

“谈到这二人的人品，邻居们都反映除了怀疑二人可能有奸情外，其它方面都没得说。那张氏就不用说了，非常贤惠、善良、知书达礼，对待下人和邻里都非常好。就是丈夫娶了二房后，全家子讨厌折磨她，她都没什么怨



言，像以前一样照顾丈夫公婆，还有一点，这张氏是非常向善的，平日里都不杀生，而且到后来就天天吃素。再说那个小叔，就人品而言那真是人如其名，为人也非常善良，平日里很少出门，只知道在家读圣贤书，所以在我们看来二人真不像是那种大奸大恶之人。”张庆奎听了也在旁说道：“是的，狄大人啊，你想，这么两个知书达礼、心善的人怎么会干出那种毒杀全家的事呢。”狄仁杰听完，想了想又问道：“那这李家可有什么仇人？”

12

“没有，邻居们都说李家平日里对待众人都挺好，没什么仇人。”

“那他们家最近可有什么事发生？”

“据邻居们反映，他们家最近没什么事，就是他们家大小姐生了一种怪病，请了很多大夫来都没有治好，后来听说还请了道观的道士来做法事。”

“哦，那这大小姐得了什么怪病，请大夫治不好，还要道士来？”

“请了很多大夫，都不知道病因，更治不好，后来他们家怀疑是不是中了什么邪，他们家又是非常信老君的，所以去外面请了个道士来连做了三天的法事。”

“哦，那做法事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就是在案发前几天。”



“哦，是这样，还有其他什么情况？”

“我们调查的情况就这些，不知狄大人还有什么吩咐。”

“那好吧，你们今天先休息一下，明天起来同我一起去城里，问问最近有没有人买过砒霜及其它毒药。”

“好的，那没什么事我们俩先走了。”

“好，你们早点休息吧，今天辛苦了。”

那刘、张二人见此，就各自回房休息去了。狄仁杰想了一会儿也上床休息了。

一宿无话，第二天一大早，狄仁杰三人吃完早饭，离开客栈，开始在城里找起药铺来。虽说这只是个县城，却也挺大，药铺也有七、八家，狄仁杰三人转了一天问遍了所有药铺，都说最近半年根本就没有卖过一两砒霜或者其它毒药。天色已晚，三人转身回客栈。快到客栈门口，却见一个戴着七品乌纱的官员站在门口，旁边还站着个差役。客栈门口那个当官的一见狄仁杰等人，忙拱手施礼道：“上差们辛苦了，一来到敝县就忙着查案，真是辛苦啊。”狄仁杰等一听忙拱手还礼：“不敢当，请问来者莫非就是本地的父母官李知县？”

13

“正是下官，上差来我们这边远之地办差查案，理应到县衙由我们侍奉，怎么能够让上差们住在这小客栈呢？”



如果住在这儿出了什么差错，那岂不是我们的罪过么？下官特地在此等候上差，好带上差到县馆驿安住，不知大人意下如何。”

狄仁杰见此，也不好推脱，说道：“那好吧，那就麻烦李大人在前带路了。”狄仁杰说完就随着这李知县来到馆驿。

14

等一切安顿好，这李知县刚想转身离开，狄仁杰拉住他说道：“李知县，你也知道我们这次是奉旨查案，所以一刻也不敢耽搁。我们希望你现在就将有关案件材料里的罪犯口供、证人证供，以及尸检状拿来让我们看看，以便我们详细查阅。”那李知县一听，“既然狄大人需要，下官这就去取。”说完就吩咐下人将上述相关的案件材料拿到狄仁杰面前，狄仁杰仔细看了看这些案卷的材料，当他看到仵作写的尸检状，就传了仵作来问：“这李府上一十七口人的尸体都是你验的吗？”仵作一听马上回答道：“是的，是小人验的。”“那你说说看出什么症状？”“哦，是这样，所有的尸体都是脸色发青，四肢僵木，七窍流血，显然是中砒霜而死。”

“哦，你这么肯定他们就是中砒霜，这尸体上就没有别的症状吗？”那仵作一听紧张了起来，一时语迟道：“这个，这个……”那李知县在一旁看见忙上前说道：“没错，



是中砒霜而亡，下官也曾查验过，一点都没错。这个仵作从没见过京城来的官员，更何况是狄大人这么有名的官员，所以刚才大人发问，难免有点紧张，还望大人见谅，”说完转身对那仵作说道：“在上差面前如此失礼，让大人见笑了。你还站在这儿干嘛，还不快出去。”那个仵作见状赶忙退出去了。

等李知县一走，狄仁杰忙叫刘、张二人前来，叫他们去打听那仵作的家，刘、张二人没过多久就打听到了，于是狄仁杰就亲自到仵作家，对那仵作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那仵作害怕因为自己在尸检中作假，那叔嫂被冤枉定罪从而让自己也被定罪，所以就承认了说知县因朝廷要求限期破案，而限期都快到了，始终都查不到死者到底中的是什么毒，为了不让朝廷怪罪就让自己在尸检上作了些手脚，以便能说成是中砒霜而亡。而事实上从出事后，表面上看是显得与中砒霜很像，但有两点是与中砒霜不一样，一是尸体都有浮肿的现象，尤其是面部浮肿得最厉害，二是每个人的脚底都有很细微的红点。

15

狄仁杰听完仵作的汇报，再加上全城药铺老板的证言，断定这李家十七口人决不是中砒霜而亡，于是第二天又把那些作证的邻居找来问话，那些证人均是听说叔嫂二人有奸情，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证明。狄仁杰在查清上



述情况后，向李知县要求见那对叔嫂，可李知县却阻拦，说二人已招供为了奸情而用砒霜毒杀全家，所以没必要见，而狄仁杰听完当场说道：“所有药店证明半年内都没卖过砒霜，而且仵作也证明了尸体的症状与中砒霜死亡的症状有明显不同。这说明李家十余口并非食砒霜中毒而亡，而且李家邻居所讲叔嫂二人通奸也只是可能、猜测，并没有直接的真凭实据。既然我奉旨查案，就要查个水落石出，因此我一定要面审那叔嫂二人！”狄仁杰说完就拿出圣旨，那李知县一听也不敢阻拦。

16

狄仁杰走进牢房审问两犯人，看见二人均被用过大刑，尤其那张氏十指还被动过刑，于是狄仁杰就问二人是否是因有奸情谋杀全家，二人见狄仁杰忙喊冤说二人之间根本没什么奸情，更不会去毒杀自己亲人。狄仁杰见此，又问了他们一些具体的问题，尤其是问到他们全家都吃了有毒的饭菜，为什么他们二人没吃，那李天良说因为明年就要去参加会试，所以最近非常用功，有时就会废寝忘食，那天晚上他正在看《论语》里的一篇文章，看了很久始终未全懂，于是就想啊想，仆人叫他去吃饭他没去。等到后来，他就不知怎么搞的，闻到房间里突然有股异香，那香味非常好闻，人闻了就有种成仙的感觉，可闻着闻着，就昏睡不醒了，等起来时已是第二天一大早，自己觉



得肚子饿就到厨房去，但走到厨房一看，到处都是尸体，于是连忙四处寻找，发现家里人都死了，但最后到嫂子住的那间小破屋里却发现嫂子未死，处在昏迷中，于是把嫂子叫醒。两人刚想出去报官，就有官差来把他们二人抓到县衙严刑拷问，二人挺刑不过只有承认因奸情而毒杀全家，但事实上什么都没做。再问那张氏，张氏所叙述的也与李天良所说符合。

狄仁杰越想越怀疑这李家灭门案并非这叔嫂所为，但不是这对叔嫂又是何人呢？按常理讲，这杀人无非仇杀或劫财杀，而这李家也没什么仇人，而劫财更谈不上，因为李家的钱财银两并没少啊，到底是什么人干的？为什么而做呢？而且，如果杀全家为什么单留这对叔嫂？为什么不杀他们，而只是迷倒他们呢？而且如果凶手是溜进李府而能不被发现，这也说明凶手对李府是熟悉的。正当狄仁杰在那冥思苦想时，刘、张二人又推门进来说道：“大人你叫我们去调查，案发那时，除了大夫和道士去过李家外，就没什么外人去过。大夫我们去查了，去给李家小姐看病的几个大夫都查过，人都很本份，也没有作案时间。那些道士在离城五十里的玉皇观，所以今天就没来得及去调查，至于这个玉皇观在玉皇山上，原来这观的香火一直都很好，可自从一年前出了一件怪事，就没有多少人去